



【张楚廷教育文集】⑫

人 论

张楚廷 著

REN LUN

关于人的研究可能不会有终极答案，但这种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估计也不会停下来的。人们在这个没有尽头的路上坚定地走着。因为一个更有力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我们怎么能甘心不把自己弄清楚？人怎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张楚廷教育文集】③

人论

REN LUN

张楚廷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论 / 张楚廷著.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3

(张楚廷教育文集)

ISBN 978-7-5621-7351-9

I. ①人… II. ①张… III. ①教育哲学 IV.
①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2268 号

【张楚廷教育文集】③2

人 论

张楚廷 著

责任编辑: 雷 刚

文字编辑: 雷 兮

封面设计: 尚品视觉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 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3-68868624

<http://www.x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五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 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21-7351-9

定 价: 32.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我的教育文集已出版了 20 卷，其中包含了 50 多本著作，每卷都不止一本著作，故篇幅都比较大。从第 21 卷起，将不再搞那种大部头了，不必太沉了。

第 21 卷之后的各卷将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那里有我的好朋友靳玉乐，又有出版社的各位领导以及责任编辑的支持。

在这个总序里，恐怕不宜一卷一卷地介绍了，我就做一点概括的举例式的说明吧。

第 21 卷的书名是《思想的流淌》。就这个书名，我曾与周成名教授讨论过。当初，曾取名《流淌着的思想》，他说这个名字长了点，于是我就改为《思想的流淌》。他又说，就叫作《流淌》吧，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一本文学著作的书名。

顾名思义，《思想的流淌》写的是思想，主要是我本人的思想，又主要是教育思想。由于一辈子从事教育，我的思想很难离开教育背景，何况，这个背景也足够宽广，不是一泻千里、笔直流下来的，而是弯弯曲曲、波浪起伏的。

读过我的电子稿的学者说，这是一部思想传记。但我没打算写传记，即使是思想传记也不会去写。我的《思想的流淌》并不是按时间顺序顺水而下的。

辛继湘博士在读完了此书的电子稿后，说书中有 3409 个“人”字，还有数以千计的问号。她从统计的角度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这本书是写人的，不仅仅是写我一个人；第二，学问是由问题引出的，众多的问题被发现、被提出，又被作某种阐述和回答，这就是学问，就可构成一本相关的著作。

不只是这一本书，我的著作很多研究生都读过，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每一本都通篇见人。至于我自己，是情不自禁地一直写着人。我相信，谁也不可能把“人是什么”完全写清楚。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题目。但是，似乎如此渺茫的课题，却总是有人做着，不指望找到终极答案，却准备永远地做下去。其中，或许有人，特别是某些哲学家很可能认为自己找到了最终答案。这是哲学家们的性格，他们相信终极的结论就在他们笔下。

我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哲思，但称得上哲学的共有十本。除了《课程与教学哲学》《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通论》这四本是以教育为背景外，另有《哲学是什么》《哲学原理》《人哲学》《人是美的存在》《人论》《论我》等六本。

尽管有人称我为哲学家，但我真的认为自己的哲学还没有做到“家”，我还不是哲学家。因而，我也不可能像某些哲学家那样认为自己已经把人的问题全都说清楚了。我只是一个在这一永恒题目面前将永远走下去的人之一。

《人是美的存在》是我多年想写的一个题目，现在总算如愿了。可惜，我的美学修养还不够，也就还不足以把这个题目写好，只能是尽我所能吧。

《人论》是近几年来一直酝酿着的题目，也可以说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现在终于也写成了。

从某个角度看，我的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中国学者写过的，我也写，当然我力求写得不同；第二类是外国学者写过的，作为中国学术工作者，我想站在更高处做同类学问；第三种情形是中外学者都没写过的，我也写了一点，例如课程哲学。对于第二类，如高等教育哲学，我已经做得比美国学者更深入了，而在中国尚无其他人做。

如果以已出版的著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位学者是否在一个学科领域里有过研究的话，那么，我在八个领域里活动过、研究过。这八个领域分别是数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哲学、文学、体育学、高等教育学。我的诗集已出版了四本，至少还会出几本，这大概属于文学吧。我的著作《体育与人》属于体育学，涉及广泛的体育项目以及运动员等。

在各卷之中，都会有前言或序，分别作更具体的介绍，这里仅仅是概括地叙述一下。

我不能再三地感谢给了许多帮助的曾力平、柏才丽。他们大大加速

了出版的进程，节省了我的时间和精力，让我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写作。

还要感谢我的家人。

在这些著作出版时，我尤其怀念我的父母，怀念他们无限的恩惠，我亦谨以这些著作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在我的《漫漫人生路》以及其他篇章中，都叙述过这方面的一些往事。

从父母到我们的先祖，再到我们的民族，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生命中。我向他们鞠躬、叩头、跪拜，用我的无限虔诚与奋发努力来感恩上天和大地。

不少研究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帮助过我，如校对之类。恕我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了。还有众多的学界好友给过我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人在我心间，故我在人间。”这一信条，是我全部生活之所依，当然也构成我读书、教书、写书的动力源泉。

张楚廷

2014年11月5日

前言

上天隐藏着无数的秘密，又把更多的秘密放在了人的身上。经过康德、希格斯和欧洲实验室的工作，宇宙的起源已基本上弄清楚了，可是，年轻的人类及其意识是怎样起源的问题，却远没有弄明白，连引人关注的猜测也没有。

人的问题最为深奥，最为艰难，却总有人去探索。并且，谁都相信，关于人的研究可能不会有终级答案，但这种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估计也不会停下来，人们在这个没有尽头的路上坚定地走着。因为一个更有力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我们怎么能甘心不把自己弄清楚？人怎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

我也成了有此坚定信念的人之一。在已有的一些著述中，很多已直接或间接论及了人，这些论述也为我现在专论人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内容我业已酝酿良久，故而一提笔就能哗啦啦写下去，信念变成信心。

卡西尔在他 70 岁时写出了那本著名的《人论》，关于人的理论是需要长时间思索、累积的，他是经历了对宏观世界的许多思考转而研究人的，直到逝世前不久才写出了《人论》。

我写这本《人论》主要是基于自己长期的教师工作。我站上讲台至今已有 55 年，在校长岗位上前后也有 30 年，这促使我长久思考“学生是什么”和“人是什么”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这是我提笔探讨这一最深奥、最艰难，却最有价值的论题的背景。我也知道自己肯定是走在一条永远都走不完的道路上。

确实，人，每个人，在我心中都是神奇的、神圣的，无论文化高低、贫富贵贱都是这样。我身为人而对人有无限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也催促我动手写作，写下那番神奇，写下那般神圣。

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题目，但我已习惯面对挑战。我的认识，

我的情感，都在帮助我迎接挑战。并且，在实际展开论述时，常常加进了我的许多切身体验和故事。

我写这本《人论》距离卡西尔的同名著作足有 70 年了。在这 70 年的时间里，科学、哲学又提供了许多新知，包括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研究，对今天关于人的研究，比卡西尔时代有了更为丰富的材料支撑。如果能提出一些多少不同于卡西尔的观点，应当也是不足为奇的，或许还是学术发展所需要的。

教育学的基础是心理学，更宽广的基础是人学。我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自然地走到了人学面前，这是我们最坚实可靠的基础，站立于其上，才能看清楚我们在做什么。

这本书可能是理论性较强的，我将尽可能做比较实际、具体的论述，因而穿插了一些他人的和自己的生活故事。

目 录

破题之语	/ 001
两位圣哲	/ 003
人有几个我	/ 006
还有几个我	/ 009
何时的我	/ 012
主观我与客观我	/ 015
人与自然	/ 019
人与神	/ 022
人的反身	/ 025
进一步的说明	/ 028
人学的公理问题	/ 031
人的历史	/ 034
人与语言	/ 037
评“反映论”	/ 040
符号的意义	/ 044
人是符号的动物吗	/ 047
历史的说明	/ 050
分界线在哪里	/ 053
自觉其人	/ 056
人是文化的存在	/ 059
人是美的存在	/ 062
可再生的生命	/ 065
感恩上天	/ 068
时间是什么	/ 071

无限与永恒	/ 075
哲学流派	/ 078
方法问题	/ 081
更富有、更聪明、更高大	/ 084
何谓伟大	/ 088
尊严是什么	/ 090
人住在哪里	/ 093
人与法谁更大	/ 095
人格是什么	/ 098
人怀疑什么	/ 101
人到哪里去了	/ 104
人格在何处	/ 107
人与数学有何关系	/ 110
心理学地位有多高	/ 115
何谓集体主义	/ 118
人是从哪里出发的	/ 121
哪一桩更重要？人怎样更像人？	/ 124
什么是财富	/ 127
有何失落感	/ 130
人生就是选择吗？	/ 134
人能活多久	/ 137
人能站多高	/ 142
人有多大潜能	/ 145
人的力量来自何方	/ 148
人与动物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 152
人的实际是什么	/ 156
人的发展，谁来规划	/ 160
人与天是怎样合一的	/ 163
人与信仰	/ 166
人有灵魂吗	/ 170
人的情感语言	/ 173
人有多奇妙	/ 178
人与文	/ 181

人在文化中	/ 184
人最伟大的创造是什么	/ 188
人的身内之物从何来	/ 193
人的善恶与知识有何关系	/ 197
人有多少自由	/ 200
人与自由学术	/ 204
人与辩证法	/ 208
是不可知论，还是可知论？	/ 211
人间真善美	/ 214
人的教育，人的课程	/ 219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 224
人与自己的创造物	/ 232
关于“人生而平等”	/ 235
关于“人生而自由”	/ 238
人在我心间，故我在人间	/ 239
附录 人颂	/ 242
后记	/ 247

破题之语

在我已出版的论著中也有许多是直接或间接论人的，但本书是我有关人的研究的一部系统论述。

在《思想的流淌》一书的原稿中出现过 3409 个“人”字，这么多“人”字，也并不表明是专论人的。思想是属于人的，谈论了思想的某些状况，仍不能说就是关于人的专门论述。

还可以说，我所有的著述都是围绕着人的，但好像还无法让我感到已经探讨得足够了。

我有一本名为《人是美的存在》的专门著作，从书名上看是专论人的。然而，书中也只是选取了某个视角来论述人。

当然，人的问题是写不完的，这是一个没有终结之时的永恒话题。又正因为它不可能终结，我们就可以永远做下去，就可以一直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行走。

已经在这条路上走过的，以及正在走着的人，其中有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未来学家、预言家、幻想家……这个队伍还会不断有人补充进来，川流不息。还有什么大路比这更吸引人呢？

我不是凑热闹，而是作为一个人在自然地思索着自己。何况，数十年来我的几种工作与人的关系似乎是最为密切的，这让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深入地思索不仅是我的兴趣之所在，而且是我的一种责任。一个自觉的校长首先应是一个自觉的人，能够自觉对人有深入细致的思考并继续思索着的人。

卡西尔在古稀之年写出了著名的大作《人论》，这是否表明对于人的问题一定需要有深厚的阅历呢？

美国学者内格尔写出的《人的问题》也是一部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这部著作出版时他 42 岁。这好像又说明，关于人的研究不完全是个熬年头的问题。不过，是不是因为内格尔有特别的感悟又特别具有智慧呢？但我又相信，卡西尔的智慧不在内格尔之下。

无论是卡西尔还是内格尔，都不会是因为感到自己很有智慧而去论人

的，内心的驱动或许是更重要的，至少，他们都是对人自身特别敏锐的人，就像过往出现的许多文学家、哲学家那样，无须任何人的提示就自始至终关注着人的问题。

我写这本《人论》，题目就与卡西尔相同了，但似乎用不着忌讳同名。中国有十部《人论》不为多，全世界如果有一百部《人论》也不算多。

而且，对于“人是什么”这个不可能有终极结论的论题，还将永远被人研究。永远研究一个永远没有最终答案的问题，这也许就是人，神秘、神奇和神圣的人。

我写《人论》，用不着寻找什么理由。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算是比较愚笨了，不过，我早已闻到了酒香，不能不把这坛酝酿已久的陈酒拿出来，再品味一番，加入研究人的壮观队伍行列之中，研究那个永远研究不完而又要永远研究的问题，世间的第一大问题。

两位圣哲

孔子和苏格拉底，为东西方两大圣哲，并且他们两人几乎处在同一时代（孔子早于苏格拉底 80 年左右）。他们哲学观点的共同点在于对人的高度关注。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联系，这一点更说明了“人同此心”的道理。

无论后人对于人做了多少论述，都还可以听到这两位圣哲的呼唤，这种呼唤在我们耳边回荡。孔子晚年的弟子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这样经典的语言将万世传递，永不消失，因为它们已深深嵌入人类的心灵之中。

卡西尔曾认为：“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①宇宙的起源已有百亿年以上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迄今所知道的不是亿年，也不是千万年，而是只有五百多万年。卡西尔似乎在用惊讶的口气说，如此年迈的宇宙怎么与如此年轻的人类的起源问题并肩而立，且难舍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这是在 70 年以前卡西尔所写到的。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他可能会将已写过的话改为：年迈的宇宙是如何起源的或许已经弄明白了，而年轻的人类的起源问题我们竟依然茫然无所知！他甚至会感叹万分：原来这两个问题并不比肩啊！

人的起源问题的神奇，首先可以从人的意识是怎样来到的问题看到：为什么意识来到了人身上？为什么人能够把意识带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人带来了或者创造了一个精神世界？人及其意识的起源，这是更为神奇的问题。

早在两百多年前，康德就提出了“星云假说”。但在人类是如何起源的问题上，连类似康德这样的猜想都没有一个。会不会有人做出猜想来，对于这一点也还说不准。这么一比较，似乎问题更鲜明、更突出了。

^① [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

宇宙起源的问题已经得到了相当令人满意的结论，当然也证明了康德的伟大，作为哲学家他对宇宙起源所做出的预言已得到证实，这应当使他同时享有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声誉。自古希腊以来，直到19世纪，哲学家与科学家常常是兼于一身的，至少，在康德的身上是这样，其后亦有一批类似的人。

希格斯预料有一种粒子，即“希格斯粒子”或称“上帝粒子”。它的存在带来了宇宙。后来，欧洲的实验室证实了这种粒子的存在。这样，自康德开始，历经两百多年，宇宙起源的奥秘也就基本上弄清楚了。

关于人的起源问题，既没有康德一样的猜想，又没有希格斯一样的进一步假设，更没有欧洲实验室那样了不起的实证工作。宇宙起源问题还能与人的起源问题并肩而立吗？如今，人的起源问题还高耸于云端，而宇宙起源问题的云雾已经被拨开。

故而，我们回首那两位圣哲，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眼光是如此的深邃和高远，他们所提出的人的问题还继续摆在人类面前，仍然高耸于云端。

“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人自己；“吾日三省吾身”，就是我对我的省思，就是人对人自己的省思。

苏格拉底虽然没有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以文本形式留下不朽的著作，但他留下了一句不朽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仅这一句话，就引导了无数学者、智者对人的永恒的研究。

一位哲学家或思想家，预见未来比说明过去对人可能要困难得多，然而，最伟大的哲学家是能够由过去探索未来，由历史预测将来的人物。东西方两位圣哲的伟大，正在于他们提出的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卡西尔的另一段话说得可能更恰当：“与其说这种神秘是人所不可思议的，倒不如说没有这种神秘，人就是不可思议的。”^①这句话是卡西尔引用巴斯葛的，显然，他是同意并赞赏这种观念的。

人是因为自身神秘而不可思议，还是因为没有这种神秘才不可思议呢？在这里，关键词是“神秘”。这是人们力图去破解的神秘，却又是永远破解不了的神秘。关于人，无数的智者说了无数的话，却很难说是哪一句话破解了这种神秘。

这样，又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存在着：人们为什么明知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却又一直探索研究着这个问题呢？并且，为什么研究它的人络

^① [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9.

绎不绝？仅仅是为了探险或猎奇吗？

他们或许并不是为了响应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召唤，而是为了弄明白自己。不过，这已足够了，并且，这恰好又说明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永不衰竭。如果不是一代一代的人都感到这个问题是如此切身，会进入这个问题中去吗？这两位圣哲之圣，可能也正在于他们回应了一个人们必然继续回应的问题。

人如此神秘，这些探索和研究是不是为了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从而使这种神秘消失呢？或者，客观上让这个神秘的问题更为神秘了呢？为什么企图去消除一个无法消失的问题呢？一旦消失，那岂不真的就不可思议了吗？

人有几个我

“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人自己”，从“我”思考起，也就是“认识我自己”。我们整个的讨论被称为“人论”，也就可以同时被称为“你论”或“我论”。整本书命名为《人论》，而实际展开时，你、我、他都会说到。

弗洛伊德说人共有三个我，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发展为自我，能自觉其我之我，进而又发展成超我。自我是对本我的约束；超我是对自我的规范，让其顺从超我，并对不道德的本我进行惩罚。总之，“我”是发展着的，向超我发展。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他认为人有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种境界也就是四种境界下的人——自然之人、功利之人、道德之人、天地之人。当然，这也是关于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描述。

冯先生的四种境界之说，从大的方面讲，是认为人来自自然，又要回归自然，即回归天地。其间经过了功利，又经过了道德，道德化了的人才进入天地。

这是对一般人的正面积极的解说。不过，在功利与道德之间并没有一条鸿沟。寻求功利之时，可以与道德同行；在求得道德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回避功利，并且，获得一定的功利更有利与道德的实施。

至于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德行”的观念，可能是说过了头。真与善是人面对的两大课题，求真并不必然求善，求善并不必然至真。传授知识比拥有知识更靠近德行。

不过，无论在哪个时代，能为人类贡献一些知识，还是有了一份功德。

功利与道德的关系，跟真理与道德的关系有所不同，前者的关系更为密切。

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指出：“个人拥有是行德的必要前提；一无所有，除了同情心、怜悯心之外，还能资助他人什么？”

19世纪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建立，有力地维护了知识拥有者的合法权